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玉照新志 卷四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朱修

謄錄監生臣李程泌

王照新志卷四

宋 王明清 撰

高公軒者宣仁之踈族也政和末為滄州儀曹考滿哀鳴於外臺及將曰自唯孤寒無從求知於當路但各乞一改官照牒障面而歸以張鄉閭足矣人皆憐而與之既至京師乃詣部自陳薦狀已足乞以照牒為用先次放散適有主之者從其說而施行之遂冒改秩蔡元長

時當國聞之遂下令今後不得妄發照牒公軒中興後爲檢正諸房文字

外祖曾空青政和中假守京口舉送貢士張彥正綱宣和末守秀水舉送沈元用晦紹興間牧上饒舉送汪聖錫應辰三人皆爲廷試第一其後舅氏曾宏父知台州鹿鳴燕坐上作詩以餞之末句三郡看魁天下士丹丘未必墜家聲是歲天台全軍盡覆事有不同如此者沈元用文通孫也初名杰家於秀之崇徳縣坐爲人假手

奏案至裕陵榻前上閲之云名見梁四公子傳此人必
不凡可從闊畧時方崇道教故也遂降旨令今後不得
入科場而已彷徨無所往時外祖守秀城舅氏宏父爲
湖州司録來省侍妓長楊麗者才色冠一時舅氏悅之
席間忽云有士人沈念六者其人六藝絶倫不幸坐累
遂無試頭奈何宏父云審如君言吾合牒門客一人尚未
有人翌日訪舅氏一見契合易其名曰晦是歲漕司首
選明年爲大魁才數月即入館爲郎奉使二浙經由嘉

禾麗張其徒曰我今日迺往庭參門生耶

張子韶淩季文俱武林人少長同肄業鄉里宣和末居清湖中時東西兩岸居民稀少白地居多二人夜同步河之西見一婦人在前衣妝楚楚因縱步覘之常不及焉至空迥處忽見回顧二人而笑真絶色也方欲詢之乃緩步自水面而東二人驚駭而退

王磐安國合肥人政和中爲郎京師其子婦有身訪乳婢女儈云有一人丈夫死未久自求售身安國以三萬

得之又三年安國自國子司業丐外得守宛陵挈家之官舟次泗州一男子喝於轎前云乳婢之夫也求索其妻安國驚駭欲究其詳忽不見歸語乳婢亦愕然無說至夜乳婢忽竄去遍索不可得詰旦舟尾乃見尸浮於水面

元符末巨公爲太學博士輪對建言比因行事太廟冠冕皆前俯後仰不合古制詔行下太常寺中奏云自來前仰後俯必是本官行禮之時倒戴之誤哲宗顧宰臣

笑云如此豈可作學官可與一閒散去處改端王府記室叅軍未幾端邸龍飛風雲感會至登宰席寵禄光大震耀一時禍福倚伏有如此者

李漢老邴少年日作漢宮春詞膾炙人口所謂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籬者是也政和間自書省丁憂歸山東服終造朝舉國無與立談者方悵悵無計時王黼爲首相忽遣人招至東閣開宴延之上坐出其家姬數十人皆絶色也漢老惘然莫曉酒半羣唱是詞以侑觴漢老私

切自欣除目可無慮矣飲大醉而歸又數日有館閣之命不數年遂入翰苑

江緯字彥文三衢人元符中爲太學生徽宗登極應詔上書陳大中至正之道言頗剴切上大喜召對稱旨賜進士及第除太學正自此聲名籍甚陸農師爲左丞以其子妻之政和末爲太常少卿蒙上之知將有禮遣之命時陸氏已亡再娶錢氏秦魯大主女也偶因對揚奏畢上忽問云聞卿近納錢景臻女爲室亦好親情言訖

微笑是晚批出改除宗正少卿彦文知非美意即丐外出知處州由是遂擯不復用

明清揮麈餘話載馬伸首乞立趙氏事後詢之游誠之凡言與前輩說有異同者今重録其所記於後靖康初秦檜爲中丞馬伸爲殿中侍御史一日有人持文字至臺云敵軍前令推立異姓來未及應語之間馬遽云此天位也敵人安得而易舍立趙氏其誰立秦始入議狀連名書之已而二帝北狩秦亦陷焉獨馬公主臺事排

日以狀申張邦昌狀云伏覩大金太宰相公權主國事
未審何日復辟謹具申太宰相公伏乞指揮施行至康
王即位日乃止有門弟子何先者邵武人字太和嘉王
榜登第少師事馬公其後秦檜南歸擅立趙氏之功歸
已盡掠其美名取富貴位極公槐勢冠今古何公常太
息其師之事湮没欲辨明其忠每引紙將書輒爲其子
所諫以謂秦方勢燄震主豈可蹈危機掇家禍然何公
私自爲馬公行狀一通常在也紹興甲戌以左朝奉郎

任辰州通判將滿一夕忽夢馬公衣冠相見與語如平生親既寤喻其子曰馬先生英靈不没賫恨九泉如此有意屬乎掛其遺像哭之其子鎬哀慟不從因告其父曰俟斯人死上之未晚太和曰不然萬一我先死瞑目有餘恨後日當受代即手書一狀聞於朝其詞尤委曲回互但云自太師公相陷北之後獨殿中侍御史馬伸排日以復辟事中邦昌云云且以所作行狀繳納乞付史館立傳以旌其忠入馬遞馳達然後解組以歸秦得

之怒凡一路鋪兵悉遭痛治仍下廷尉追捕何公甚急獄吏持文移至邵武而太守張姓者驚愕罔措就坐得疾越翌日始甦扶掖至廳事才啓封視牒則所追者左朝奉郎何先也方遣吏往村落追赴以行旣對吏而栢臺考吏已先在棘寺但謂靖康雖有馬伸爲殿院未甞聞有此狀也令臺吏勒軍令狀棘寺以上書不實擬降一官罷前任思陵重違檜意聖語曰所擬太輕特追兩官羈置英州蓋紹興甲戌歲也後一年乙亥檜死日御批

何先所犯委是寃枉令有司别定遂復元官放逐便仍理元來磨勘爲左朝散郎何在貶所皆無恙歸至里門遇親戚相見喜馬公之事明白一笑病廢朝廷雖欲用之弗起僅能食祠官之禄一年而已鎬乃誠之姨夫是以知其詳及建寧諸鄉老長搢紳之與何太和相厚者皆能言其事

明清近又得仲上邦昌全文用列於後云伸伏見金人刼二聖北行且逼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

就尊位者自信金兵之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忍
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
兵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
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
外挾強敵之威使人游說康王自令南遁然後據有中
原為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為敵人所
迫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
鬨雖有忠義之心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必遭塗

炭辜負相公之初心矣伏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爲
稟取太后命而後行仍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犒
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内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
心等事權行拘收候立嗣君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
疑轉禍爲福伊周再出無以復加儻以伸言爲不然卽
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叛臣也邦昌
於是始下令一切改正
明清揮麈後録載周迎所記陳堯臣決伐燕之策蓋出

於天下公論而竄臣之子倚才横行行都張全真參政日載真僞作一帙可以但作全真文字近覽李仁甫長編云紹興元年正月十四日辛丑中書舍人胡交修言人臣之罪莫大於誤國誤國之禍莫大於燕雲之役者燕山議首與夫用事之臣大者誅戮次者流放而竄臣者獨仍舊故秩廪食縣官置而不治豈所以上慰宗社之神靈下泄四方之痛憤哉竄臣爲國召亂不知罪惡之重乃敢自引矜乞爲郡守今雖爲宫祠叨切食禄臣

愚伏望睿旨削奪堯臣在身官爵投竄遐方以懲其惡以謝生靈爲後世臣子之誡詔堯臣主管臨安府洞霄宫指揮更不施行書之於編葢知迎之言不厚誣且非明清之私意事見長編第一百五十九之註後閱中興日歷宰執奏乞行遷責高宗云豈可以自乞差遣反遭貶邪止罷祠焉

王彦國獻臣柖信人居縣之近郊建炎初金人將渡淮獻臣坐於所居小樓望見一老士大夫徬徨阡陌間擕

一小僕負一匣埋於空迴之所獻臣默然識之事定往掘其地宛然尚存啓匣乃白樂天手書詩一紙云石榴枝上花千朶荷葉盃中酒十分滿院弟兄皆痛飲就中大戶不如君獻臣後南渡寓居餘姚嘗出以示余真奇物也後聞以歸劉䌹公舉矣又云建炎間避地奉化境上一二僕隷偕行嘗夜過渡月色微明有數人先往焉忽問云非王獻臣解元行李否但見其軀幹長大語聲雄厲心竊疑之忽徑劃水面而渡彼岸波濤洶湧久之獻

臣惶怖幾髑見不知爲何怪後亦無他

胡偉元邁新安人也擕其父舜申所述乙巳泗州録己酉避亂録二書相示敘俶擾時事今列於後乙巳泗州録云宣和乙巳予家寓居泗州之敎授廳適在寶積門出門即淮河有友一二人在南山如鄭況仰萷其父爲發運司屬官廨宇在焉以故無三五日予不至南山常時至彼講論文字是時朱勔父子正得志勢位炎炎每上下京浙則託往來降御香其實欲所過州縣將迎之

勤也是年秋朱汝賢自浙中來以降御香泗州官吏迎
於陡山陡山出城四里許在淮西南岸過是無路可行
故止於此邀迎其船汝賢傳指揮到城中亭子上相見
官吏皆迴候於亭及船至亭通名典謁者曰承宣歇息
矣俟久之令再通曰睡着矣抵暮方見守倅而已傍觀
者見其驕傲皆爲之不平予輩時談此事於南山曰我
輩恐未死且看朱勔父子終竟如何其後金人入寇抵
都城上皇避位日聞京師事不一未幾朱勔首以小舠

子東下曰勔已放歸田里矣不敢出見人人亦不顧之日有京師權貴與中官下來者頗多皆着皁衫而繫皁絛行於街市又幾日曰上皇已在發運司行衙矣人初不信及往觀但見船一隻泊於河步以結激壁矢張於船前問之上皇果在衙中侍衛蕭然又數日軍馬纔到市上皁衫貴人益多凡前此聞所貴倖官侍之用事者問之往往在焉俄又聞童貫亦至或有見坐帷帳中黑肥軀幹極大者問之童大王也軍馬至皆渡淮駐於南

山後聞高俅於南山窄隘俅之弟伸亦同在彼因普照覺老請齋於南山始知之是時也窄隘南山即已棄淮之北矣實今日之吉兆亦自東京來至南山無控扼之所也俄又聞上皇登發運衙城上之亭觀漁人取魚於淮又旬日上皇移幸而南自是京師士民來者日夕繼踵益知敵兵叩城之事以上皇益南侍衛自京師而至益盛一槖駝踏浮橋傾倒遂入淮中以負物之重恐必不救也又閱歲時上皇駕還皆親至塔下燒香每入寺

寺中人皆驅出施僧伽鉢盂袈裟至親與着於身先是以普照寺大半爲神霄玉清宫至是御筆畫圖以半還寺寺僧送駕出城得御筆歡喜上皇初至之時寺之緊要屋宇還之益多始所還道流盡拆去門牕及再還卽拜所拆門牕得之道流褫氣矣明年秋余同弟汝士往國學赴試汝士預薦而余遭黜獨還泗州侍親時伯兄汝明再爲監察御史汝士寓南臺公廨以待省試以再遭圍悶病幾死蓋國學諸生例患脚氣故染是病也使

予是年預薦必死於京師及聞太原失守知淮泗不可
居借船於發運方孟卿遂得親來湖州船纔過閘即潮
落不可復開而泗州尋亦亂矣嗚呼金人憑陵國家顛
危實上之人爲權倖誘惑造成此禍而勔一人亦在數
蓋勔乃姑蘇市井人始以高資交結近習進奉花石造
御前什物積二十年職以充進奉監司守令或忤其意
以故違御筆繩之應造什物皆科於州縣所獻才及萬
分之一餘皆竊以自潤及分遺權倖以邀恩寵故勔建

節旌子侄官承宣觀察使下逮厮役日為横行媵妾亦有封號勔與其子汝賢汝功各立門户招權鬻爵上至侍從下至省寺外則監司以至州縣長吏官屬由其父子以進者甚衆貨賂公行其門如市於是勔之田產跨連郡邑歲收租課十餘萬石甲第名園幾半吳郡皆奪士庶而有之者居處園第悉擬宫禁服食器用上僣乘輿建御容殿於私家在京則以養種園為别業從民居以為宅所占官舟兵級月費錢糧供其私用及上皇禪位

放歸田里其假道泗州也遽皷船門惟恐人知之亦無
面以見人未幾安置廣南籍没財産旣而取首級家屬
悉竄以此觀之宜乎名金人之禍而致國之危焉然所
以造禍者豈止勔之一人哉因思宣和間京師奢侈正
盛一相識言曰書之內作色荒數語古人法度之嚴如
此是數者有一則必亡豈有兼是數者而復有逾於此
者安得無禍乎靖康果有其應或曰若如此而無禍則
古人之言必妄詩書皆不足信者而喋費辭説自念老

矣切慮遺忘遂追思所見筆之於册云

避亂録建炎己酉先兄待制諱舜陟字汝明帥建康與右丞杜充不相能充時領兵駐建康充自遣將來奪取經制司錢物待制聞於朝充往往亦知而後奏朝廷知二公不合十月移待制兩浙宣司參謀時周望自樞府出爲宣撫望老繆本由八行舉與論軍事卒不合先有旨令堅守平江所措置初無可守之計待制有奇謀皆不用敵自廣德由安吉抵錢塘渡江破明越北還假道

平江所措置初無守禦者皆知必敗矣待制謂望本司金帛既盡爲金人所得曷若爲擕往崑山庶可存也望既遣金帛來吾家始以船附魯珏輜重中船由平江齊門翌日到崑山依李閻崔賞泊於梅里尋移許浦未幾金兵犯平江望走青龍平江城不戰而破諸將如郭仲威輩先敵未至已刼掠城中幾無遺望常不快於韓世忠是時世忠兵盛權重駐鎮江聞望竄遣將董旻邀擄之旻至許浦以爲望在適吾家老小在彼旻來見待制

遂邀以行始旻將至兵稍遲皆以為金人悉棄船而走吾家船亦留江口命使臣温宏等守之老小係道弟舜舉侄仔徑走吳興惟予侍家君朝散同待制及令人等茫無所之漫地去而已夜宿野人家旻遣使臣來追堅欲吾家還船予謂若金人則不可從若世忠軍則中國兵且此投戈散地之時往其中亦有所托何為不可待制以為然因舉家從以還時已行三二十里連夜從其使臣以還遇天晴及曉纔到船皆無恙一簪不失旻乃

率待制入其軍於鎮江葢旻之意擄望不及且取參謀以塞其責而旻欲擄望未已也始船未行旻軍陣船到於江唯吾家一船在許浦港口未出江旻乃率吾家船入其軍趨水而下往青龍必欲得望及至青龍江口聞望已還軍而西遂逆江而上之鎮江吾家船同行及至鎮江待制欲見世忠旻遮之不使見未幾造一船來換意欲取吾船中之米其所謂金帛者未至梅里望已追回矣以諸將不欲令金帛離軍去殆有謀焉有言於望故

也得所換之船吾家移過自留米餘皆與之本有百餘石所換之船通行船也亦能行江海有蓬帆二物亦足用小泊於焦山雜於韓軍雜物船中旣至焦山船中隘不可居入寺中占其方丈老幼悉安堵但日遊戲於焦山而已時金已破鎮江日見敵騎馳逐於江岸坐見其焚甘露寺但留雙塔世忠以江船鑿沈於閘口拒金人之出金船實不可出以閘口沈船縱横也世忠軍皆海船陣於江中中軍船長大處於中餘四軍皆分列以簇

之甚可觀輜重船皆列於山後予日登焦山頂觀之山前但見作院等船耳二人爲兵罷於寺前又有鎮江見任官及寺中之船皆於寺前太守李汝爲亦在焉汝爲亦韓軍中人世忠命爲太守者也三月十七晚東北風作至夜益甚江中飄水皆成冰予嘗夜獨宿舟中守行李時吾家復有一小船同泊以行李載不盡故也是晚予上船遣人捉空籠相隨欲入船搬移衣物又攜錢千百入大船已昏黑風大船薄不可卧梢子姓朱通州人

夜將半叩問朱梢船如何朱曰風太甚夜甚深但聞朱梢於神前有禱於護衛者復問朱云如何朱曰風大了不得也問吾小船安在曰不見久矣隨風以去也是日晝余觀大船之矴索其外似已舊爛其中一截斬新予嘗語朱此船籍此索為命何不倒索而用之卷其舊者於裏出其新者於外庶可恃以牢乎朱曰此當然予曰明日潮來水滿可令近岸倒其索朱許之至是風作之甚又思其索舊且朽逾不遑安是時兵在南岸矴索若

斷必隨北風至彼當碎身與船於敵手矣船爲風震不得睡思之惶恐無限及曉幸吾船無恙但不能舉頭以惡心故也朱梢尋以面湯來亦不能用伸眉船外視則焦山之前唯吾一船而已餘皆不知所在遥視趙郡監者步履於山上如神仙中人點心時待制以予在船中遣小舟來因得登焦山之岸其去死亡一髮耳予尋登山頂望世忠軍極目江中無一船之存輜重在山後者亦畧不見其一又一二日山前之船稍集先是世忠旣

塞閘口之河金人乃别開一河出江焦山初不知之至早飯時有金船二隻出在江但望見其船上黑且光耳必是其人衣鐵甲也此間船皆起矴以走是日世忠家私忌予入方丈諸僧方爲佛事未幾諸僧皆在船中葢凡在山之人皆已登舟府官之屬亦然予家亦皆登舟隨例起矴以下至垂山風適順乃令朱梢張帆順流而下韓軍望見吾家船去有呼住者予令勿應時船中有韓軍二卒亦令船住復勿聽二卒葢世忠軍令守吾家

者也稍行遠始語二卒待吾家至蘇湖以金帛遣汝回否則無好到汝也二卒顧勢不可住乃俛首從之船過圌山風正順夜過江陰曉抵福山不知其幾里舟過福山時又正北風作抵常熟過平江望入平江城市並無一屋存者但見人家後林木而已菜園中間有屋亦止半間許河岸倒屍則無數出城河中更無水可飲以水皆浮尸至吳江止存屋三間其下橫尸無數垂虹亭橫橋皆已無止於亭下能取得少水堪飲自吳江南則浮

尸益多有橋皆已斷其處尸最多後問之云敵騎推人過皆死於水時燕子已來無屋可巢吾船用帆乃銜泥作巢緣岸皆爲鼉圈云金人緣岸故也所殺牛頻頻有之其骨與頭足並存但並無角金人取以去陳思恭所係敵船沈陷者尚有數隻於第四橋之南思恭周望軍統制官也待制嘗語望云樞密必欲守平江莫若移軍吳江據太湖天險吾軍以中軍振其前使諸將以小舟自太湖旁擊之可必勝望不主其議但令名諸將議之

及諸軍畢集望命待制語方畧諸將不從葢諸將皆魁賊喜亂志在爲賊而已思恭兵最少居下聞此誅躍而前曰待制之言甚善思恭願爲先鋒自餘不從竟已及敵過吳江思恭不稟望自以兵出太湖横擊其尾乃中原係累之民聞兵至皆爲内應縱火焚舟幾擄四太子者思恭雖勝望怒其不白然竟不遷官所沈敵舟凡半年許尚在河中吾家船至平望方欲首西以行東風又發一帆至吳興時望軍已至吳興矣凡曲折得風自垂

山至吳興真天以相吾家也老幼皆安然而歸始見弟妹已抵吳興旬日待制乃遣使臣以書爲信寄謝世忠董旻輩因送二卒往仍取行李誥勑之寄軍中者既取以歸聞世忠舟師敗於金人始敵在鎮江不可出故即陸往建康聚吾宋士大夫令籌所以破世忠皆云海船如遇風不可當船大而止且使風可四面卒難制如風使舟耳卒難搖動敵然之選舟載兵舟榜七八乘天曉風未動急搖近世忠以火箭射之船人救火不暇又無

風船不可動遂大敗陷前軍十數舟自餘得遁葢世忠初知金人往建康亦泝江以舟師與對壘時議者固已非之曰兵法勿迎於水內半濟而擊之利今乃迎之於水內安有利也初予在焦山見世忠陳兵江中而鎮江江口山上有兀立不動下視吾軍者世忠船特大早晚諸將來稟議絡繹不絶皆用小舟明知大者爲世忠自餘西軍船歷歷可數吾嘗自念吾軍中事金人莫不目見耳聞而金人賊中事吾軍畧不知之亦可慮矣終抵

於敗何智術之疎耶於是金人安然渡江北歸世忠進官加恩尤自若也不數月待制守錢塘世忠入覲時車駕駐會稽所待世忠良厚乃大喜却恨前此失於一見且怨董旻為之障旻來謁有慚色聞世忠將入錢塘界謂旻曰胡待制今却相見如何旻無語但愧汗而已世忠所攜杭妓呂小小卽以附志初小小有罪繫於獄其家欲脫之世忠偶赴待制飯因勸酒啓曰某有少事告許待制若從所請當飲巨觥待制請言之卽以此妓為

懸待制爲破械世忠欣躍連飲數觥會散攜妓以歸妓
後易姓茅

玉照新志卷四

玉照新志卷五

宋　王明清　撰

明清嘗於畢少董處覩种明逸手書所作詩一首殆五十年猶能全記今録於此樓臺縹緲路歧傍共說祈真白玉堂株樹風髙低絳節靈臺香冷醮虚皇名傳六合何昭晰事隔三清限渺茫欲識當年漢家意竹宫梧殿更凄涼

世傳太公家教其言極淺陋鄙俚然見之唐李習之文集至以文中子爲一律觀其中猶引周漢以來事當是唐村落間老校書爲之文中子想亦是唐所録其言未免疎畧經本朝阮逸爲之潤色所以辭達於理如市井間所印百家姓明清嘗詳考之似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何則其首云趙錢孫李蓋錢氏奉正朔趙氏乃本朝國姓所以錢次之孫乃忠懿之正妃又其次則江南李氏次句云周吳鄭王皆武肅而下后妃無可疑

者
明清家舊有常子允元祐中在館閣同舍諸公手狀如
黄秦晁張諸名人皆在焉後爲龔頤正易去比觀洪景
盧容齋三筆乃云見於王順伯所以爲高子允者常名
立汝陰人與家中有鄉曲之舊夷父秩之子熙寧初父
子俱以處士起家子允爲崇文館校書郎元祐中再入
館後坐黨籍謫永州監稅以卒石刻碑中可考此卷乃
子允與大父者而景盧指爲高君不知高子允又何人

耶

杜子美作飲中八仙歌敘酒中之樂甚至由是觀之子美亦好飲者不然又焉得醉中詆嚴武幾至殺身耶

宣和中外祖曾空青公守山陽有堂胥之子韓璡者以御筆來爲轉運司勾當公事年未冠而率畧之甚一日語外祖云先丈嘗爲何處差遣外祖云曾在中書復詢云何年耶答云建中靖國之初自右府而過璡大笑云豈有察院而過中書省乎葢謂其儕類而然外祖卽應

之云先公自知樞密院拜右僕射璡默然闔席爲閧堂絶倒

雷轟薦福碑事見楚僧惠洪冷齋夜話去歲妻彥發機自饒州通判歸詢之云薦福寺雖號番陽巨刹元無此碑乃惠洪僞爲是說然東坡已有詩曰有客打碑來薦福之句按惠洪初名德洪政和元年張天覺罷相坐關節竄海外又數年回僧始易名惠洪字覺範考此書距坡下世已逾一紀洪與坡蓋未嘗先接恐是已有妄及

之者則非洪之鑿空矣洪本筠州高安人嘗爲縣小吏
黄山谷喜其聰慧教令讀書爲浮屠氏其後海内推爲
名僧韓駒作寂音尊者塔銘即其人也
韓子蒼駒本蜀人父爲峽州夷陵令老矣有一妾子蒼
不能奉之父怒逐出内侍賈祥先坐罪竄是郡駒父事
祥甚謹祥不能忘子蒼父逐之後走京師祥已收召大
用事子蒼往投之祥不知其得罪於其父也獻其所業
偶裕陵忽問遷謫中有何人材祥即出子蒼詩文以進

首篇太乙真人之句上覽奇之即批出賜進士及第除
祕書省正字不數年遂掌外制
紹聖中有王毅者文貞之孫以滑稽得名除知澤州不
稱其意往别時宰章子厚曰澤州油衣甚佳良久又曰
出餳極妙毅曰啓相公待到後當終日坐地披着油衣
食餳也子厚啓齒毅契之子倫也
石才叔蒼舒雍人也與山谷遊從尤妙筆札家蓄圖書
甚富文潞公帥長安從其借所藏褚遂良聖敎序墨蹟

一觀潞公愛翫不已因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盛稱公者爲真反以才叔所收爲僞才叔不出一語以辨笑啓潞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潞公大哂坐客赧然

中興初政治宋齊愈退翁獄斷案得之陸務觀云是年大駕自維揚倉猝南狩文書悉皆散失未必存於有司因録於左然紹興中趙鼎張浚爲左右相嘗共啓高宗云靖康之末金人議立僞主意在張邦昌而退翁適在

衆中發於憤躁掌上密書以示所厚云金人設意如是坐有姦人隨聲唱之故及於禍思陵惻然憐之詔追復元官録其子孫元牘云建炎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尚書省札子臣僚上言新除諫議大夫宋齊愈昨三月初間同王時雍等在皇城司聚議乞立邦昌拜大金賜詔畢書立狀時雖時雍等恐懼不敢塡寫張邦昌姓名而齊愈執筆奮然大書張邦昌三字乃自封其狀以示四坐無不驚駭齊愈自言自從二月在告不出欺誕若此聞

左右時殢等實齊愈也今使居諫議大夫之任一時陛下未知其人邪佞而朝廷未有人論更乞聖裁七月八日同奉聖旨宋齊愈罷諫議大夫令御史臺王賓置司根勘具案聞奏今據王賓勘到宋齊愈招金人邀請淵聖皇帝出城未回知孫傅乘傳軍前遣吳幵等將文字稱廢淵聖共舉堪爲人主一人及知孫傅等乞不廢淵聖皇帝須管於異名中選舉姓名通申齊愈知孫傅等在皇城司集議遂到本司見衆官及桌子上文字不論

資次管舉一人齊愈問王時雍舉誰時雍曰金人令吳

幵來密諭旨意在張邦昌今已寫下只空姓名又看得

元來文字請舉軍前南官以此參驗王時雍言語即是

要舉張邦昌齊愈恐違時別生不測爲吳幵王時雍曾

說吳幵密諭張邦昌亦欲蚤了圖出齊愈輒自舉筆於

紙上書寫張邦昌姓名三字欲要於舉狀內填寫却將

王時雍稱是又節次徧呈在座元集議官齊愈令人吏

依紙上所寫張邦昌三字係時雍等别寫申狀係時雍

等姓名分付呉幵莫儔將去其舉狀内别無齊愈姓名初蒙勘問時懼罪隱下不招再蒙取會到中書舍人李會狀二月下旬間忽有左司員外郎宋齊愈自外至見商議未定即於本司廳前取紙筆就桌子上取紙一片書寫張邦昌三字即不是文字上書徧呈在座相顧失色皆莫敢應别無言語其所寫姓名文字係宋齊愈手自將去會即時起去是時只記得吳㚑從在坐司業董逌午間亦在坐未委見與不見其餘卿監郎官會以到

局未久多不識之及根取元狀單子勘方招檢準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書内一項昨金人迫脅張邦昌僭號實非本心已復歸舊班其應於供奉行事之人並與於免法寺稱宋齊愈係謀叛不道已上皆斬不分首從勑犯惡逆以上罪至斬依法用刑宋齊愈合處斬除名犯在五月一日大赦合從赦後虛妄杖一百罰銅十斤情重奏裁同奉聖旨宋齊愈身為士大夫當守節義國家艱難之際不能死節乃探金人之情親書僭逆之名姓

謀立異姓以危社稷造端在前非受偽命臣僚之比可特不原赦依斷斷命尚書省出榜曉諭吳江王份文孺云唱之者楊愿也紹興中附麗秦檜爲簽書樞密院命矣近又得張拭斂夫記其父魏公後語益明其風指左證之寃今備書云建炎元年大人朝南京爲虞部員外郎時宋退翁齊愈爲諫議大夫舊相好也南京庶事草創就置三省於行宮李公綱秉政月餘矣一日夜漏下大人過退翁省中見退翁笑曰今日李僕射有三札李

公素有名譽所建明乃爾一欲盡括天下之馬其二欲括東南之民財聽富室盡輸不限以數其三欲郡增置兵大郡二千人次千五百人子以為何如大人曰胡可行也退翁曰然西北邊之馬今不可得今獨江淮以南耳其馬可用耶民財第其等限尚恐其擾況此可藝極耶至於兵假若郡增二千月費十萬緡以養今時州郡堪此邪素有額者且不能滿況外增耶某方論其不可矣復捧腹而笑出其札以示大人大人曰不可上退翁曰何也

大人曰宰相不勝任論去諫官職也豈有身爲相未幾上三事而公盡力歐之彼且獨不怒者公欲論其不可相耶退翁不樂曰吾故爲其有餘名但欲論此三事旣而語頗戾大人卽退卧省中展轉曰人雖至交亦有不可言者翌日遇朝叅郎省亦入見退翁上對少頃出過省門相遇望見其有得色前執手曰適奏昨札上甚喜大人摇首曰恐公受禍此始矣退翁尤慨然而去居四日而難作邦昌之挾賊以僭也在敵營議已定今載於

諸録可考驗也退翁自會政所歸遇鄉人問之曰今日金所立者誰退翁書邦昌姓名於掌以示之而李丞相付獄觀望以爲退翁丞相竟匿其藁而執李會章論退翁死李公旋罷相後上亦聞其詳惻然仁憫復退翁官其子已卯夏拭侍旁聞之敢私志云見之長編靖康二年二月注李忠定號爲中興名相而私意害人亦復如是與夫褚河南之譖劉洎陸敬輿短竇叅殆一律矣白圭之玷可勝嘆喟其後御史馬伸疏忠定之罪首以三

事爲言

洪芻駒父等獄案亦得之陸務觀云亦是其省部散失史冊所遺者建炎元年八月十四日尚書有送到侍御史黎確奏準尚書省劄子五月十八日同奉聖旨訪聞昨來京城圍門王府主第及宗室戚里之家以至庶民根括金銀官司周懿文王及之余大均胡思陳沖等因緣爲奸隱匿財物萬數浩瀚及聚斂歌樂無所不爲士大夫負國至此難以一例寬貸可差黎確馬伸就臺根

勘具案奏聞施行洪芻罷諫議大夫張才卿罷刑部郎中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陳沖並先已放罷今勘到具撮明白刑名下項降受朝散郎前太僕少卿陳沖著往親懿宅抄扎將王府果子喫用摘花歸家與內人同坐喫酒令內人唱曲子見牙簡隱匿公然受犒賞酒幷錢將出剩金銀待隱匿入己收掌未曾收討絹六百一十五尺除輕罪外準條監主自盜若絞刑贓罪處死除名該大赦原免緣五月十八日奉聖旨難以一例寬

貸根勘聞奏前大理卿周懿文抄札景王府喫蜜煎等摩孩羅士兒孩兒等歸家受犒設酒錢及喫宮人酒果交勸計贓六疋六尺除罪外準條行下合杖六十公罪贓外笞五十不曾計到摩孩羅贓如不滿百文便城內竊盜杖八十如滿百文杖一百贓罪定斷後贓外杖九十罰銅九斤入官放罷在赦前合原朝議大夫前刑部郎中張才卿着起發懿親宅金銀喫內人酒果等與內人邊氏離三四步坐喫酒令內人張福喜唱曲子受犒

設酒將抄扎扇兒摩孩兒等歸家受酒估贓計絹羅八疋七尺除輕罪外準條與所部接坐合徒二年私罪官減外徒一年半罰銅三十斤入官放朝散大夫洪芻差抄扎見景王府祗候人曹三馬後囑託余大均放出將來本家同宿顧作祗候人準條監守自犯姦合流三千里私罪議減外徒三年追一官罰銅二十斤除名勒停朝請郎前吏部員外郎王及之抄扎金銀見官屬將寧德皇后親妹追提苦辱並不施行及喫受訴王府婕

好佐酒食不鈐束覺察人吏與鄭紳家女使嬌奴等私通及檮設酒根括金銀買抵包換入己計贓二十五疋除輕罪外準條使以私物貿易官物計利以盜論合加徒流贓罪追六官除名勒停朝散大夫前司農卿胡思推釋張邦昌表内添入諂奉語言及抄扎棣華宅有祖宗實録借看及罷館伴不合借彼馬太僕寺差到馬點數不見是大王府公然乘騎不見實録十冊認是親事官去失除輕罪外係不應爲重合杖八十贓罪外杖六十

先次據干照人說出逐人罪犯朝請郎前添差開封少
尹余大均往景王府喬黃妃位抄扎到金銀與内人喬
念妃並坐飲酒唱曲子以賞首金銀爲由放喬奴乘馬
歸家收藏作祗候人隱藏根括籠子一隻寄金銀庫内
於内取出麝香二十臍餘被府尹納了除罪輕外總内
不估到所盜麝香錢如滿十貫係監主自盜加役流遠
追舉官除名勒停如滿三十五疋合絞刑贓罪除名朝
奉郎主客員外郎李彛差往王府抄扎與内人曹氏等

飲酒及與內人喬念奴等飲酒並坐知余大均洪芻等
待顧買曹氏等放令逐便請洪芻等筵會令曹氏女子
唱曲子除輕罪外準條李彛係不應出謁而謁合徒二
年私罪追兩官勒停案後收坐該赦原五月十八日同
奉聖旨余大均陳沖洪芻情犯深重並當誅戮各特貸
命除名勒停長流沙門島永不放還至登州交割張才
卿責授文州別駕雷州安置李彛責授茂州別駕新州
安置王及之責授隨州別駕恩州安置胡思責授沂州

別駕連州安置並依斷其後駒父渡海有詩云闗山不隔還家夢風月猶隨過海身竟没於島上又由婦人爲死甚可哀言之醜也不欲宣之有子枅字仲本亦能詩爲徐師川壻嘗出知永州

黄進者本舒州村人爲富室蒼頭奴隨其主翁爲父擇葬地於郊外山間與葬師偕行得一穴最勝師指示其主云葬此他日須出名將在旁黙識之是夕乃挈其父之遺骸瘞於其所其主初不知爲何人也已而逃去爲

盜坐法黥流又數年天下亂進鳩集黨類改涅其面爲兩旗自號旗兒軍冠擾淮甸間人頗識之朝廷遣兵捕之遂以衆降後累立功至防禦使

自紹興講和以來金使經由官私牌額悉以紙覆之蓋常年之例隆興間金使往天竺山燒香過太學門臨安尹命官吏持紙往冪太學二字有直學程宏圖者欄立其下曰太學賢士之關國家儲才之地何歉於遠方堅執不令登梯吏以白尹尹以上聞阜陵加歎久之遂

免至今循之宏圖後登第上記其姓名喜其有守擢大理司直遷丞而卒宏圖番陽人詞翰亦佳然使酒難近人多忌之

乾道中趙渭磻老爲臨安尹時巨璫甘昇權震一時有别墅在西湖惠照寺西地連郡之社壇昇欲取以廣其圃磻老欣然領命有州學教授者入議狀以謂戎祀國之大事豈可輕徇閹寺之欲易不屋之祭耶力爭之卒不能奪而止忘其姓名或云石斗陸九淵未知孰是焉

錢處和紹熈甲子歲爲明州通判招魏南夫處賓館史直翁乃南夫同舍生偶罹横逆拘係適歲當行科舉南夫爲請與處和憐之懇太守始得就試遂預首薦明年登進士第調餘姚尉復與南夫爲代其後二公皆登揆路處和雖止叅預然常行宰相事異哉

思陵紹興乙亥歲秦檜之殂更化之初竄告訐之徒張常先而下前後凡十四人此盛德大業恥言人過仁厚之風合以付昭陵後來編纂聖政録適秉筆之臣有託

其間羣從者畧而不書是致讀者爲之憤然近修實録乃用其徒子弟位長史局不但未必發明偉績且使秦氏奸惡殆將併揜深用歎惋

高抑崇閱紹興中爲禮部侍郎忤秦檜以本官奉祀四明里中疾篤丐休致且爲書愬於秦覬復職名庶幾禄及後人葢是時有制雖侍從未復元職格其賞延故述其家困苦之狀秦覽書憐之呼持書之僕來詢其生計如何而僕者強解事乃妄增其產業以白於秦秦怒云

髙抑崇死猶誑人如此竟寢其請秦亡始追貴次對而獲䘏典

隆興初有太學生張行簡者臨安人也甞與同舍生遊西湖俱大醉委之而去卧於大石佛像之隂夜半月色如畫酒亦少醒有素衣婦至云妾家距此不逺可同歸少款否生領畧之至其舍屋宇帷帳甚爲雅潔亦有使令之屬逢迎悉如意旨遂寓止焉由是留連數日燕飲甚歡情意旣洽遂至忘歸婦曰君懐家否往返當自若

也自是生造之益以膠固生曰吾家稍寛敞可以偕往否婦曰但有所碍而不可入禁城再三詢之云君誠有意可訪尋鶺梧丁二枚貼於錢唐門卽無懼矣生問爲何物婦曰刑人之杖瘡膏藥靨也生經營得之抱闢者因疑而問焉生云有所厭勝而然耳而婦果與俱造其廬無以異於常人然自此多疾日覺羸瘠忽有道人至其門見之云君之所遇草木之妖若不舍之必有性命之虞生惶懼詢之曰此魅不敢過江且亟往浙東避之

即免生從其言挈囊登舟之際婦人者踉蹌戟手岸側而詈次至會稽偶有同齋生延佇以處自是日向安寧積是三歲或有勉其還家者生於是整棹西歸方登石塘婦已先在喜氣可掬遂與同歸不數月生疾復作而死竟不知爲何怪也

隆興三年趙汝愚廷試第一時外舅爲刑部侍郎臚傳既歸明清啓云適曾稱賀否宗室魁天下今日創見可謂盛事禮宜爲慶外舅擊節云班行中無人舉此今無

及矣太息久之

紹興乙夘張安國爲右史明清與仲信兄鄭舉善郭世禎李大正李泳多館於安國家春日諸友同遊西湖至普安寺於窗户間得玉釵半股青蚨半文想是遊人歡洽所分授偶遺之者各賦詩以紀其事歸録似安國云我當爲諸公考校之明清云凄涼寶鈿初分際愁絶清光欲破時安國云仲言宜在第一俯仰今十年矣主賓之人俱爲泉下之塵明清獨存於世追懐如夢黯而記

之

左與言天台之名士也其孫裒其樂章求爲序其後云

政宣之際文物鼎盛異才輩出天台左君與言委羽之

詩裔飽經史而下筆有神名重一時學者之所敬仰策

名之後藉甚宦途屢彰美效藹聞薦紳著書立言自託

不朽平日行事蓋見之國子虞仲容所述誌碑詳矣吟

咏詩句清新嫵麗而樂府之詞調高韻勝好事者尤所

爭先快覩豪右左戚尊席一笑增氣忘倦承平之日錢

塘幕府樂籍有名姝張足女名濃者色藝妙天下君頗顧之如無所事盈盈秋水淡淡春山與一段離愁堪畫處横風斜雨挹垂楊及帷雲剪水滴粉搓酥皆爲濃而作當時都人有曉風残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與言之對其風流人物可以想像俶擾之後濃委身於立勲大將家易姓章遂疏封大國紹興中因覔官行闕暇日訪西湖兩山間忽逢車輿甚盛中覩一麗人褰簾顧君而顰曰如今若把菱花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視之乃濃也

君醒然悟入即拂衣東渡一意空門不復以名利關心老禪宿德莫不降伏皈依此殆與夫僧史所載樓子和尚公案若合一契君之孫文本編次遺詞若干首名曰筠翁長短句欲以刻行余爲序筠翁君之自號與言其字字蓋析其名云

紹興辛已冬完顔亮自斃於揚州明年正月詔起外舅方務德帥淮西明清實從行至建康與張安國會於郊外安國之妹夫李瞻伯山外姑之甥鄭端本德初共途

皆士子也是時得旨令募童行往拚戰没之骼於淮上
外舅於蔣山天禧寺偕二十人以二月六日自采石共
一大艦渡長江是夏孝宗卽位明清與伯山德初俱以
異姓補官外舅安國㫖正席禁路僧雛悉祝髮浮屠想
是日日辰絶佳耳
歐陽詩云蘇子美挽詞奏邸獄寃誰與辨高橋客死世
通悲以爲用事親切而世不知高橋客死之義後來紹
興中秦禧勢方鼎盛嘗託其客陸外之仲高問於明清

偶省記得見吳地記後漢梁鴻客食吳門死於高橋而子美亦然因吕告之禧甚賞激未幾會之殂禧亦逝矣

紹興辛酉冬仲信兄客臨安嘗觀是歲南郊儀狀於龍山茶肆忽一長鬚偉男子衣青布袍於稠人中歎息云吾元豐五年遊京師一見之後不曾再覩今日之盛殆與昔時無異焉仲信知其異人也亟下拜俛興已失之矣

紹興癸丑歲明清任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時栝蒼蔣

世修繼周以獨座前資來爲郡守宣城舊例每支軍食則幕職兵官俱集倉中是歲十二月散糧明清以私務入倉小緩逮至其門見諸君聯車而出悉有倉皇之狀詢之曰通判周世詢建議欲以去歲舊粟支其半羣卒惡其陳腐橫挺於庭出不遜語欲入白黃堂矣且衆兵隨其後明清亟止之云可復歸舊次一面令車前二卒長傳呼喻之云簽判適自府中來已得中丞旨令盡支新米亟令專知吏往白史君告以從便宜之故於是卒

徒歡呼貼服無敢譁者不然亦幾殆焉蔣守由此遂相
論薦然露章不欲及也
汪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闋云新月涓涓夜寒江静山涵斗起來搔首梅影横窻瘦好箇霜天閒却傳盃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間聲之坐客有挾怨者亟納檜相指爲新製以譏會之會之怒諷言者遷之於永
王綸字子霞其家嘗有神降自稱西華寳懿夫人年二

十餘絶色也其形或見有二詩以遺子霞今録於左靈臺本清明花草相葳蕤宮深藏白日金堂吐華輝彈棊玉局寒鬭草珠露晞閬苑多美人形飛心不移醉眼憑春風惟有胡蝶知如何忽相失負我雲際期而今才髩脚迤邐秋婦絲紫情祕消息行雲住無時世間苦寂寥空此隨感哀又云洞境春色長人間春未早西眞不剪天外花東君自戮雲邊草玉女銲蕚香滿枝碧玉養根紅落稀玉樓臺二十里花盡桃梅李凌風人去鶴不還萬

年依舊瑤池水闌干有曲通太無寶井霞牽金轆轤風回紫繖繡衣卷流金影轉烟鸞孤可憐世事杳難盡至道雖無眉睫近埃塵點染空自悲此時不來來何時字畫尤佳今尚藏子霞所雖置在太白詩中誰復疑其非耶

靖康丙子何文縝栗相敵騎初退時議欲率文武百僚拜乞乾重節上壽文縝命吏部郎中方允迪元若爲三表才上卽允所請後二表不復用文縝與允迪大稱嘆

賞不已且云恨不果用然常誦佳句於百僚之上也今列於後第二表云立爲天子肇興黄帝之英姿請祝聖人允執唐虞之謙柄載陳悃愊冀動淵衷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勇智生知聰明性稟東宮主鬯盛德久孚於寰瀛内禪應圖大計果安於社稷勵精爲治側身修行儉奉己而厚事親寛御衆而亟承祖維震夙之令旦萃晉師之歡呼五百歲爲春秋寧俯稽於南楚一千年而華實盍還取於西池何睿意之勿休當縟儀而固拒伏望

昭一人之有慶納萬壽之無疆陋彼太宗南嚮辭而必再超乎孝武中岳呼而止三幸賜俞音或從公愿第三表云節紀千秋歸美溶形於刻牘享加三夏隆謙再却乎舉觴効罄輿情頻干震聽皇帝陛下兆於變化生而神靈學履武誕彌之辰應虹流長發之瑞盡仁皇之忠厚指發乾元於向辰自有仁祖之聰明數同天於過信正心誠意勤儉邦家地闢天開而除妖災雷厲風行而成功治龍樓問寢欣西宮鳴蹕之還虎符發兵至北鄙

控弦之遠式全丕搆允謂中興豈有首臨蘭殿之期而
當力拒華封之祝伏望皇帝陛下制行不以已斂福用
錫民登五咸三偉示兹之高宴桑田東海協稱壽之歡
謠罔違就日之懷克受後天之算

玉照新志卷五

玉照新志卷六

宋　王明清　撰

陳橋驛在京師陳橋封丘二門之間唐為上元驛朱全忠縱火欲害李克用之所藝祖啓運立極之地也始藝祖推戴之初陳橋守門者拒而不納遂如封丘門抱關吏望風啓鑰遠即帝位斬封丘而官陳橋者以旌其忠於所事焉後來以驛為班荆館為北使迎餞之所至宣

和五年因曾讜一建言遂命羽流居之錫號曰鴻烈觀俶擾之後又不知如何耳

宋咸茂談録云祖宗以來殿試用三題爲以先納卷子無難犯者爲魁開寶八年廷考王嗣宗與陳識齊納賦卷藝祖命二人角力以争之而嗣宗勝焉嗣宗遂居第一名而以識爲第二人其後嗣宗帥長安种放自從官歸終南山舊隱一日嗣宗往訪之放命諸姪羅拜而嗣宗倨受之放以爲非而誚焉宗怒云舍人教牧牛兒時

嗣宗已狀元及第矣放曰吾豈與角力兒較曲直耶遂至忿爭事既上聞詔放徙居洛川以避之已上宋録中云而司馬公涑水紀聞乃云嗣宗與趙昌言角力而勝昌言乃太平興國四年胡旦榜第二人嗣宗廷試所爭乃陳識温公所紀誤嗣宗是歲以橋梁渡長江爲賦題蓋當年下江南一時勝捷故耳

蔡襄在昭陵朝與歐公齊名一時英宗即位韓懿公當國首薦二公同登政府先是君謨守泉南日晉江令章

拱之在任不法君謨按以贓罪坐廢終身拱之望之表氏同胞也至是既訟冤於朝又撰造君謨乞不立厚陵爲皇子疏刊板印售於相藍中人得之遂干乙覽英宗大怒君謨幾陷不測魏公力爲營救事見司馬公齊記及歐公奏事録記之甚詳君謨終不自安乞補外出官杭州已而憂去終故魏公與君謨帖云尚抑柄用此當軸者之愧也親筆今藏吕子和平叔處

先祖舊字子野未登第少年日攜歐公書贄見王文恪

於宛丘一見甚青顧云某與公俱六一先生門下士他日齊名不在我下子野前已有之當以吾之字爲遺先祖遂更字樂道先祖位雖不及文恪而名譽籍甚於熙寧符祐之時文恪長子仲弓寔韓持國壻持國夫人實祖母親姑由是情益稔熟仲弓之弟卽幼安始名寧後以有犯法抵死者故易名襄而仍舊字靖康初以知樞密院爲南道總管先人爲屬偕行有督勤王師檄文薦紳多能誦之

秦檜初擢第王仲岏以其子妻之仲岏後避靖康諱改名仲山仲山樸魯庸人也禹玉子而鄭達夫禹玉壻達夫之室葢檜妻之親姑也達夫當國處以密州教授翟公巽爲守前席之代還薦於朝得學官已而夤縁鄭氏中宏詞科吳幵力薦其才學後於靖康中張邦昌使金猝置爲屬以行邦昌使還拜相屬吕舜徒好問薦引入臺至中司金人尼瑪哈妄思易置君位監察御史馬伸首倡大義上書尼瑪哈言其不然檜為臺長列名于前遂怒

拘檜與其妻王氏於北方檜既陷敵無以自存張遜於
金之左戚烏舍之門烏舍素主和議者也凡經四載乃
授旨意得其要領約以待時而舉密縱之使挈其妻航
海南歸抵漣水軍敵始至淮上既退郡人推土豪丁超
者領郡事敵至遂殺超敵退衆復起子禩領軍事年方
十八九矣禩假舟至楚州令典客王安道偕行幾爲郡
守楊揆所斬賴揆之館賓管當可捄之得免時靳王世
忠駐軍高郵會之不敢取送於彼復自楚泛洋至會稽

入三江門思陵方自温州乘槎入越暫以駐蹕富季申爲中丞露章乞還其職於檜亦懐其前日之忠即從其請尋登政府繼拜右揆引公孫爲叅政季申爲右府富翟二公後卒不合而紛競二公罷政然悉存其職名示以報徳檜乃建北客歸北南人留南之策蓋欲與烏紳相應大咈人情遂從策免故制云自詭得權而舉事嘗聳動於四方建兹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褫職告去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爲移建明

二策之謀爾材可見投閒屢歲呂頤浩趙鼎張浚皆爲相主戰者也適酈瓊以巿州叛聲遠以弗績罷尼雅滿誅死劉豫廢斥爲紳大用事思陵亦厭佳兵檜起帥浙東入對之際揣摩天意適中機會申講和之謀遂爲已任大契淵衷繼命再相以成其事凡敵中按籍所取北客悉以遣行盡取兵權殺岳飛父子其議乃定遂太母迴鑾卧鼓滅鋒逾二十年此檜之功不可掩者也故洪光弼於稠人廣衆中昌言悟室托其寄聲之語切中其病

乃遭遠竄及夫求表勲之後藉敵之勢權傾海内不知有上鈐制中外脅持薦紳開告訐之門興羅織之獄士夫重足而立使其無死奈何此檜之罪不可逃也紀之於帙可不戒哉其後挽逹夫之子億年視儀政升以滔天之罪流放南州旣放逐便卜居於章貢以其壻曾慥作郡守王安道爲江淮守帥以禩爲觀察使邦昌家屬悉得還浙中皆酬私恩也

秦檜旣殺岳氏父子其子孫皆徙重湖閩嶺日賑錢米

以活其命紹興間有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後不應留乞絶其所急使盡殘年秦得其牘令札付岳氏而已士大夫爲官爵所鉤用心至是可謂狗彘不食其餘矣不欲顯言其姓名以爲薦紳之戒

明清前志紀孫仲益童子之年對東坡之句得之仲益子長文云其家世居毗陵之洛社蓋仲益之先人敎村童於市中東坡元祐四年自禁林出牧杭州時也寀仲益以辛酉生是歳八歳也近觀周益公仲益之集序云

得之於葛常之立方所著韻語陽秋且辨之云東坡自南海歸時仲益已年二十一矣當是元豐乙丑自汴過常州時東坡自黄州内徙未始至洛社而海南歸終毗陵由是知葛周説皆非當以長文之言為正也

東坡南遷北歸次毗陵時久旱得雨有里人袁點思與有一絶云青蓋美人回鳳帶繡衣男子返雲車上天一笑渾無事從此人間樂有餘書以呈坡大喜爲之重寫且以手柬褒之至今袁氏刻石藏於家點後仕至朝請

大夫以名才典郡云

仲彌性汧淮上知名士也登第之後諸侯交辟久之得通判湖州楊娼韻者以色藝顯名一時彌性惑之誓與偕老韻以誕日嘗作醮供彌性爲代作醮詞云身若萍浮尚乞憐於塵世命如葉薄敢祈祐於玄穹適屆生初用輸誠曲妄緣業如許流落至今桃李本半殘何滋於死囿燕鶯今已懶空鎖於樊籠隻影自憐寸心誰諒香爐經卷早修清淨之緣歌扇舞衫尚掛平康之籍伏願

來吉祥於天上脫禁錮於人間既往修來收因結果辟纑織屨早諧夫夫婦婦之儀墮珥遺簪免脫暮暮朝朝之苦人之所願天不可誣仲楊此事雖甚親切然黷穹甚矣尋卽俱去適王丞可鐵爲郡守與之啓云方將歌别鶴之功聞已泛扁舟之樂已而彌性坐廢二十餘年逮秦檜殂始獲昭雪入丞光禄出守蘄春以疾終於淮

東儀幕

嘉祐末有一人擕一巨魚入京師而能人言號曰海多

衒耀於市井間豪右左戚爭先快覩亦常召至禁中由是纒頭賞賚所獲盈積嘗自聲一辭云海多風措被漁人下網打住將在帝城中每日教言語甚時放我歸去龍王傳語這裏思量爾千回萬度螃蠏最恓惶鮎魚尤憂慮後李氏園作場躍入池中不復可獲是歲黄河大決水入都門壞民室宇數百家已而昭陵升遐

熙寧辛亥壬子閒武侯事忘其名以供奉官爲汾州管界巡檢一日捕盜入九疑山深歷巖洞人跡罕到忽瞻

絶嶺路窮不可上徘徊民舍遥見嶺中間有青烟一點了然可辨指示村民云居常見之但不知何人取燎樵夫牧子皆不能到李識其處歸以告同姓李彦高者李君業文志未就嘗以養生不死爲意每聞有方士異人必訪之與游處去者皆此類恨未有得也聞侯言頗喜即裹糧同行詰之至其所則縁嶺尋烟起處攀躋而上忽得平地有草堂三數間叩門入見一老人燕坐其中忽覩李君驚相謂曰何爲至此此非人跡可到也李揖

前敘以久慕仙道聞所聞而來老人笑揖與之坐李問老人姓名吾唐末人因離亂避世隱居名山來此亦三五十春秋矣姓邢名氏不必問因問李曰吾避世久不接人事聞今國號宋不知天子姓氏傳代幾葉年號謂何又指前面二小池仍有竹筒作刻漏狀曰從來甲子日辰吾盡知之今日乃何日所不知者國姓年號耳李因盡告以熙寧天子姓名傳序年月仙老領之而已李又問仙老居此既久曾畧下山乎曰從此凡三下山因

叩以仙經道術曰此當修養自到難以口耳傳授但以修身治性凡爲人倫慈愛忠信告之李糧盡乃歸又數日卽爲五日糧裹之而至復至其所其人笑喜問勞李遂留五日復叩之則告以吐納鍊養之事與坐語倦則援琴鼓之則聲非世間之音李絶不能辨其曲操但覺草堂中如雷濤之聲旣罷而餘韻不絶也左右凡四窓長几上文史如世間書李竊窺之皆篆字天篆古文間以朱字如刋正校讐者李皆不曉糧盡又歸數日又擕

五日糧以往仙翁復笑延之如故漸無間矣李復叩之遂授以内丹真訣因謂李曰吾以天上校對仙書自有程課不須復來恐妨吾事吾亦不久徙他處矣李問以窓間道書云此皆仙房所有天上書凡係仙籍者皆分校勘此吾所校已則歸之别給他書也因贈李十二詩臨行又書一絶皆天篆古文李初莫能識其後竟不往復莫知所之也李得詩凡與同志或吾徒中善隷篆者討尋十八年方盡十三篇遂以傳世李今在汾湘間頗

有所得但人無知者耳詩列其題云詩贈晚學李君

虚皇天詔下仙家不久星横借客槎壁上風雲三尺劍林前龍虎一爐砂行乘海嶼千年鶴坐折壺中四季花爲愛陰符問玄義更隨驪海入烟霞　久掩山齋看古經但矜猨鶴事高情爐中且喜丹砂死巖下近聞朱草生堪鄙塵寰馳妄理莫教流俗聽希聲清溪有路無人識獨弄滄浪一濯纓

詰曲川原幾里深偶尋巖壑在前林長懷萬古典墳樂果稱幾年泉石心將看道經延

白日偷收巖藥化黄金山中所訪逍遥客爲報白雲深處尋　人稀境盡絶塵埃野客尋源或到來怪石結成真洞府亂山堆就假樓臺久窮至理難期老獨放真機學未該得共山翁話虛寂不妨巖下且徘徊　翠微堆裏隱雲烟石縛藤蘿小洞天常篆册符驅木魅每呼山鬼汲溪泉養成王座千年石煉過河車九轉鉛記得潛虛真伴侶出門爭贈買山錢　秋景澄清物象希山家沈寂俗難齊常聽嶺瀑連雲瀉時有林猿隔岫啼月黑

笈明靈武動夜寒囊破蹇驢嘶此身已脫人間世贏得烟蘿自在題　丹雄初伏櫃方靈萬里蓬壺第一程神室下封添夜火金砂新浴煉真形稚川篋裏藏丹訣鴻寶方中檢藥名既得仙人小龍虎便尋根本到長生

旋滴巖頭石裏泉研硃將點洞靈篇只看壁外數千卷勝走人間三百年何事投心求妙友便須窮力到真仙竹間松逕逍遙境維使仙翁恣意眠　眼前龍虎實紛紜説破丹砂世莫聞故脫衣冠尋舊隱便將猿鶴入深

雲閒編野録前朝事靜校仙經古篆文滿腹分明惟是
識塵寰誰認紫陽君　無言隱几閉松扃萬古襟懷獨
自靈點筆時研三卷篆彈冠嘗動一簪星青童去擲南
山木野客來尋北帝經天道不須窺牖見滿門山岳自青
青　山家何物是知音也勝人間枉用心學就萬年龜
喘息習成千歲鶴呻吟沖和久養靈通獸關節常調不
死禽獨對翠微誰更問鼎分三足伴光陰　世事功名不
足論好乘年少入真門渾如一夢莊仙蝶況是千年柱

史文須向黄庭分内外不交周易祕乾坤他年陵谷還遷變家住蓬瀛我尚存外有絶云日轉蓬窓影漸移羅浮舊隠到多時瀛洲伴侣無消息風撼巖前紫桂枝

靖康元年金人初犯京師种師道爲宣撫使李伯紀以右丞爲親征行營使伯紀命大將姚平仲謀刼敵寨數日前行路皆知之敵先爲備初出師以爲功在頃刻令屬官方允迪爲露布忽報失利上震驚於是免伯紀師道亦罷復建和議汪彦章靖康詔旨云方會之文非也

今列於後臣聞天生五材自古無去兵之理武有七德
聖王以保大爲先葢中國之撫四方猶上穹之統羣物
必春生而秋殺當仁育而義征故黃帝神靈爰親征於
涿鹿高宗嘉靖尚遠克於鬼方夏禹舞干而格有苗周
宣飭車而伐玁狁著在前籍蔚爲顯庸矧當真人勃興
昌時全盛憤四郊之多壘赫一怒以安民爰鋪張於洪休以
明示於德意恭惟陛下勇由天錫聖本生知挺表正萬
邦之資擅冠帶百蠻之勢王者大一統會茲御極之年

中國有至仁盡劾充庭之貢乃連叛將共縱野心始盜
燕雲之七州旋陷瀛邢之兩郡敢踰天險竟窺日䰊須
上皇不貲之異恩恣其悖悔意天朝久安而弛備可以
憑陵驟驅馬羣輒攻雉堞注飛矢以如雨僅比射天倚
長梯而侵雲難於超海盡矣矢石之技屹然金湯之雄
遂少卻以暫休假請和而驕索求五府巨儲之金帛割
三鎮難棄之土疆且質宰臣仍要帝策惟兼憂外敵之
生命深軫淵衷不曲從近粥之遠猷勉徇谿欲謂我怯

懦愈懷貪婪斂重賂而弗厭散輕兵而益騁蹈藉我州縣驚擾我三輔擄掠我人民爭攘我牛馬三鼓而竭旗轍先奔千里者饑樵蘇後爨但知逞其壯氣不自善其歸途可破之形有識共見臣恪遵睿訓大整軍容近越三旬之間式備六師之衆威名無素敢期草木之能兵號令所加庶幾旗幟之改色數出精銳分據要衝擁旄之宿將咸來勤王之勇士霧集正月某日某官种師道統若干人來某日某官姚平仲若干人來某官种師中

統若干人來諸處將兵排日以列於此以誇大之各懷義槩願淨妖氛奮不顧身古之名將弗過前無橫陣誓難與彼俱生馳逐習而進止閑約束明而申令熟御得其道而咸足使慮善以動而惟厥成以戰誰能禦之有禮其可用也籌運王帳無亡矢遺鏃之勞氣吞沙場斷匹馬隻輪之返二月一日計議已定部分最嚴是夜子時范瓊領二千騎銜枚而西斫營以入致羣營之自擾引大兵而夾攻殺氣干霄呼聲動地臣於是時躬帥禁旅

嗣承德音出榮德門至班荆館旣親行陣而督戰亦度
緩急以濟師蜚廉効靈鼓疾風而向敵回禄助勢扇烈
火以燎原天道甚明人心争奮掃崖穴之盤結變灰燼
於須臾臣又分兵以解范瓊之圍遣騎以助平仲之進
疾如破竹順若建瓴覼獲醜之繼來信犁庭之可得道
窮矢盡糧絶人饑走尚占於即禽鬭猶向於困獸三日卯
時復出師而載戰圍其壘者數重士怒益張馬逸不止
競執俘而折馘紛蹀血而履腸其日午時某人先遣衛

兵等三百易康王從行之人出不意挾康王上馬由其門以歸衆智同孚神謀間發全棠棣之愛副鶺鴒之求子儀見虜之誠斯焉可擬平原歸趙之計彼若亡奇其日申時某人擒獲叛將藥師勦厥渠魁垂街張不漏之網生致反虜下吏責未酬之恩兇徒潰而冰消餘衆驚而鳥散亟加追躡寧俾逋逃寶貨詎存葡進詎慙於馬鹵武威方用哀洪未議於虎皮遂收十全之功何謝八先之畧臣載惟上帝以儆晉佑宋睿主以昌唐應天日

表龍姿夙膺神與之異風聲鶴唳助成師至之威豈容
小醜之迷昏未知初政之精勵臨事而懼雖有在庭之
合辭惟斷乃成盡出當陽之獨運果因多算遂奏膚功
挽天河以洗甲兵裂屬國而夷阬谷受命清廟方定謀
以出征飭喜端門俄大獻而奏凱火通甘泉而啓大帝
騎至渭水而激太宗故知王業之難允發天顏之喜折
隨何而置酒效豈專於用儒賀小白而舉觴請無忘於
在莒猥忝邇列初乏長才聖謨洋洋上稟新書之妙虎

臣矯矯旁資羣策之良不敢貪天以爲功正欲與衆而偕樂臣無任瞻天望聖踴躍慶快之至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建炎己酉奉康志升允之帥浙西辟先人入幕府時高宗南幸先人揣知禍亂未已是後敵騎果至所道之境悉如先人言今載於後其聞及其時而弗思之而不及此天下事所以大壞而不可救藥也先事而圖者非利害有以見於外英明有以主於內則紛紛滿前一是一

非何以適從此賤子誓言冀於信察也自以蒙召公孫遇有日矣賓筵初試有蒙辟置恩德重大非特一己知之士大夫傳以聳動也服辭去厲色不以為忤未忍默默以負於門下也切惟朝廷以錢塘重鎮付與左右撫綏制置重任兼而有之明公虔奉睿意令以威駕風馳電駛懲惡護善百廢俱起千里之間歌頌載塗杭民圖像以事明公既保令名而與俱矣則圖惟厥終所謂國之安危其可忽哉某仕於此為日滋久以覽觀山川考

驗圖史輒有以為耳目之助而非苟然也杭州在唐雖不及會稽姑蘇二郡因錢氏建圖始盛請以西境言之北有常潤下連大江浙西觀察使治所在京口蓋相距數百里形勢也其東滄溟雖海山際天風濤豪壯然海門中流至淺狹不可浮大舟匪敵騎能窺其南則浙江以限吳越惟州西境無大山長川虛怯可虞錢鏐本臨安人始因宣歙羣盜米直曹師雄作亂自鄉里起兵保臨安其勢漸盛後遂以兵敗黃巢於八百里威名益振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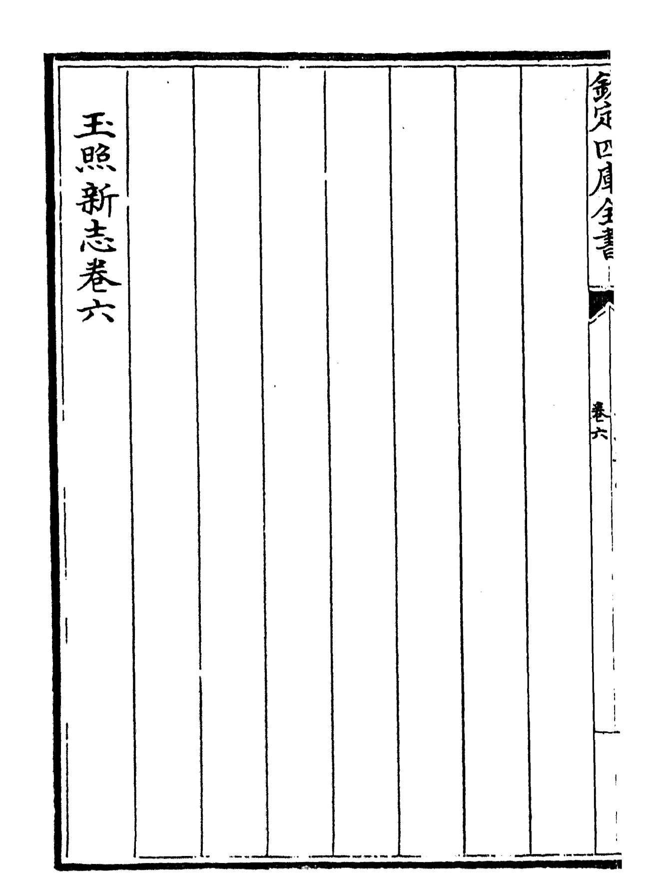
分建八都於兩境精兵各千人互相策應新城縣聖安都杜稜守之富陽縣靜江都聞人宇守之臨安縣石鏡都董昌守之餘杭縣龍泉都凌太舉守之鹽官縣海昌都則徐及北關鎮則劉孟容臨平鎮則曹信浙江鎮則阮結又靈都兵馬寨童泉臨安援建八都堂於府第曰與賓幕聚議至建霸府也累世皆大興佛寺於西湖匪特祈福爲觀美而已實據諸峰之險爲候望也結婚四郡犄角以備江南蓋錢鏐本臨安人故知形勢爲盡由

今觀之今昔雖異利害一同自餘杭無五十里城名霍山平路如砥可徑抵城下今日議者惟於蘇潤二州置帥宿兵不知西境乃先務也某愚過計萬一敵過江陵不可攻直抵安吉廣德以搖錢塘則數百里嚮應是邦危矣伏望台慈察一方之大利從邦人之至順考八都舊迹別行措置使金陵宣歙與我相表裏出兵據險守要事無不濟餘杭臨安兩邑土豪比諸邑最爲驍鋭擇其守令倒假一官以鼓舞之使扼其要路逾於金湯矣某

少遊蒲中觀張睢陽畫像切歎其眉宇英威凜然真足
以定睢陽矣況其胷中哉今明公文武忠孝屏翰王室
保斯人以吏生又朝奏夕下與聖旨相唯諾何惜建此
於朝而始終錢塘之人也今皇輿新渡浙江明公能自
大振軍威連糾江東挫其賊鋒較之輕重張睢陽何足
道哉有守禦圖一本隨以爲獻犯分妄言無以辭誅或
稍因閑暇呼之使前吏畢其初說又幸矣
曾吉父早歲入館然平生不曾闚陛後來雖有監司郡

守猶帶權發遣也吉父爲廣西漕嘗舉其屬吏姓黄者改官赴部告行忽吉父云有一事久擬奉白先生早往下闕陞於門下實有利害耳曾氏父子每與客言以資一笑徐敦立守滁有郡博士葛鎮者欲上書於朝乞將王安石親黨盡行竄謫以副本呈似敦立笑云度之斥謫不足道然公却有利害鎮詢其說敦立笑云度乃王氏壻倘從公言折了一紙舉狀矣鎮赧然二事相類故記之

詩話云昭陵時近臣賦詩一聯云秦帝宮成陳勝起明皇殿就祿山來或有譖於九重上覽其首句云朱衣吏引上高臺即不復視天語以爲罷量如此何足觀耶嗚呼昭陵豈不見全篇倘盡以過目則不可回互矣此堯舜之用心宜乎享國久長也



玉照新志卷六